



同志们和你在一起

TONGZHIMEN HE NI ZAI YI QI

[苏联] 馬·普利列查叶娃著 范霞 張馨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同志们和你在一起

(苏联)馬·普利列查叶娃著 范霞 張馨譯



少年儿童出版社

М. Прилежаева

С ТОБОЙ ТОВАРИЩИ

譯自苏联 Детгиз 1959 年出版的《Повести》

同志們和你在一起

馬·普利列查叶娃著

范 霞 張 馨 譯

伊·伊林斯基繪圖

張 之 凡 裝 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譯0373 (高小、初中)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8 印張 5 3/14 字數 115,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統一書号：R16024·2726

定价：(6) 0.44 元

目 录

第一章	在支委会上.....	1
第二章	尤丽卡.....	10
第三章	輔導員开动脑筋.....	19
第四章	“非常事件”，空地上的會議	27
第五章	“电压表我来做！”	36
第六章	你怎样教育他們呢？	43
第七章	“南部的阿拉巴馬州”.....	49
第八章	技术万岁！	56
第九章	他們干起来了.....	61
第十章	拥护尤丽卡的棋迷.....	66
第十一章	将死了！	77
第十二章	出事.....	86
第十三章	“山姆，你有許多朋友！”	98
第十四章	孤零零一个人.....	108
第十五章	沙沙，一切都好嗎？	113
第十六章	双生兄妹下了决策.....	119

第十七章	媽媽要做報告.....	126
第十八章	迫不得已当棋手.....	133
第十九章	波利斯反对.....	140
第二十章	在共青团支部大会上.....	147

第一章

在支委会上

这一天拖得真长，好象过不完似的！到了最后一课，沙沙再也控制不住，于是也不再假装平静了。这是人生只有一次的大事情，遇到沙沙的处境还能够保持冷静的木头人，恐怕全班都找不到一个。

沙沙坐在位子上，出神地呆望着，无心地揪着眉毛上的额发。

“沙沙，小心你的头发没老就掉光了，”安那托利老师提醒他。

沙沙放掉额发，又抓起吸墨纸，捻啊捻，捻成了许多小纸团，推到桌面的圆坑里去。

下课铃突然响起来。沙沙把小纸团一扫，全都扫到地上，然后从课桌里掏出书包，用询问眼光瞧了瞧科斯加。科斯加提心吊胆地回他一笑。

奇怪，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怎么害怕了！

“科斯加，沙沙，再见，”安那托利老师走出教室时，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咱们在支委会上见。

再过半小时光景，团支委会就要讨论这两个七年级学生入团的事，安那托利老师是七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团支部自然要请他参加。

“我想，有什么事情他会支持咱们的，”科斯加悄悄地說。由于心里緊張，他的厚嘴唇露出不自然的微笑。

同學們圍住沙沙和科斯加，想尽办法鼓勵他倆。

“你們听我給出个主意，”說話的是笨手笨脚、象只河馬的伏洛加。因为他貪吃，大家都管他叫吃不飽。他嘴里总是在吃东西，因此，他姓面包真是再合适沒有了。

“別惊慌，这就是我出的主意：最要紧的是鎮靜。”吃不飽說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硬面包，一口咬下半只。

大家都笑了。真是个好主意，沒說的！

波利斯是七年級二班的团小組長，生得瘦高挑儿，活象一根竹竿，他关心地問：

“今天的报你們看过嗎？恰巧有一篇国际簡評。”

“咱們听报告啦，同學們，”不看地点光愛說俏皮話的辽尼亚把生着淡黃眉毛的雀斑臉伸进来，笑嘻嘻地說。

“朋友們，政治可別答錯了，”波利斯不理睬辽尼亚，只管說下去，“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書記是誰？共青团代表大会开到第几次了？团章背得熟不熟？”

吃不飽掀起袖口看看手表。七年級全班只有他戴手表，一有机会他就喜欢看钟点。

“你們迟到四分钟了。”

“胡說！”沙沙跟科斯加一齐喊起来。

“同學們，同學們，咱們應該等他們开完会再走，”吃不飽說。“你們等一等吧，朋友們，这是道义上的支持。我本来想留下的，可是真巧，我

的表妹今天过生日，得准备些礼物，买根缎带，或者一本安徒生童话什么的。”

“别把团章背错了！”波利斯在沙沙和科斯加后面喊。

他们俩走到外面走廊，遇到了少先队总辅导员丹妮亚。

“我是来接你们的，快走！”她招呼说。

学校走廊的黄色地板上铺满了阳光。窗外是一片晴朗的冬天景色。丹妮亚胸前的领巾象一蓬熊熊燃烧的火焰。

“严冬遇太阳，一个好日子！……”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丹妮亚说。

丹妮亚是个快活的好姑娘，又是个幻想家。沙沙记得，有一次在少先队夏令营里，丹妮亚带大家到野外去。他们在一条小路上走了很久，两边成熟的黑麦和肩膀一样高。后来他们在黑麦之间忽然看见一棵老桦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树身满是裂痕，树皮斑斑点点；一阵风吹过，长长的树枝摇摆起来。

“你们听，这棵树会唱歌呢，”丹妮亚神秘地说。

树枝上有几百只鸟儿在吱吱喳喳，听起来真象树在唱歌。孩子们就在桦树下面坐下休息。鸟儿叫声停了一下，接着更响亮、更快活地叫起来了。黑麦摇摇摆摆向孩子们鞠躬，丹妮亚就召开了队会。队会的主题沙沙忘了，他只记得会唱歌的桦树和麦穗沙沙的响声。这里面好象有一种不平凡的东西……



“同學們！希望你們不要辜負大伙的信任，”走到學校团支部辦公室門口，丹妮亞停下來說。

“我們盡力去做，”沙沙和科斯加齊聲回答。

团支部辦公室里人都到齊了。安那托利老師招呼丹妮亞和他坐在一起。老師對總輔導員說了几句話，丹妮亞難為情地點點頭，把手帕在膝蓋上撫平了又揉作一團，然後再撫平，耳朵通紅，象用雪擦過似的。

“您把他們教育得很好，”沙沙聽見了這句話。

他猜到了：安那托利老師是在夸奖丹妮亞的少先隊工作。

“如果大家全象他們，我們這兒就成為樂園了，”丹妮亞悄悄地回答說。

哈，照這麼看，總輔導員認為他和科斯加倆是好隊員。說真的，仔細想想，他們也真不能算是壞的，沙沙心里想。

“沙沙！”叫他的是學校共青团書記，十年級學生柯里亞。他嘴唇上的胡子黑黑的，已經看得出來了。沙沙站起來，立刻覺得手上出了汗，不知道把它們往哪里放才好，就雙手緊貼兩邊的褲縫，立得筆挺。柯里亞仔細打量一下沙沙，大聲讀完沙沙的入團申請書，問道：

“請告訴我，你為什麼想加入共青团？”

沙沙已經準備好回答任何問題，包括國際形勢、學習成績、友誼、少先隊工作和共青团真理報昨天的头条消息，但是，团支部書記的問題卻在他意料之外。

“我想加入共青团……是因為……因為……進步的學生全都加入共青团。”

“你想做個進步的學生嗎？”

“是的。”

“你最爱看什么报？”柯里亚問。

“共青团报……我是說我以前愛看少先隊真理报。队报更熟悉一些。有一回，队报登了我的猜十字謎的稿子。还有一篇文章……”

“文章？”安那托利老师惊奇地插嘴問。

“是的，一篇讲設計的文章。讲怎样制造一个用光綫操纵的模型。”

“登了嗎？”

“沒有。大概沒來得及。”

“你打算做發明家嗎？”

“当然！”

“嚕，沒說的，一定要做發明家，做差一點的就不行，”老师悄悄地告訴丹妮亞。

“這有什麼不好？”丹妮亞堅決地回答一聲。

沙沙沒心思想慮他們倆的爭辯，因為柯里亞已經把問題轉到政治方面了。他問，我們有哪些兄弟國家，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沙沙知道哪些共青团員在衛國戰爭中成了英雄。

沙沙答得又勇敢又有條理，柯里亞很滿意，決定對他一般的修養水平“摸摸底”。

“你看文學作品嗎？”

沙沙看到團支部書記充滿友愛的眼光，頓時勇氣百倍，流利地背出一連串書名：兩栖人、隱身人、寶島、兩個星球大戰、驚險小說集……

“等一等，等一等，”柯里亞慌忙攔住了沙沙，雖然他也象沙沙一樣，

看了一大堆幻想小說和驚險小說，“我問的是講鬥爭和共青團的書。”

“啊！”沙沙領悟過來，拖長聲音說。“牛虻、怎麼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馬雅可夫斯基、特瓦爾朵夫斯基、蘇爾柯夫……”

他為了夸耀自己，一口氣背出許多熟悉的人名和書名，其實，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他只是在圖書館里看到過，讀卻沒有讀過。

“差不多了，”柯里亞打斷他。

“夠了，”安那托利老師笑着說了一聲。

“沙沙是個優秀的隊員！”丹妮亞好象對安那托利老師剛才的笑表示抗議，激動地說。她耳朵發燙，一邊用手帕搥着通紅的臉，一邊朝沙沙點頭稱贊。

“咱們來討論自傳，”書記說。

這個不可避免的問題特別使沙沙苦惱。倒不是因為他的自傳上有什么污點，比如被民警局兒童室傳訊過，或者在學校里偶然惹了禍，品行得了三分，這是誰都難免的，不，沙沙心里一點沒有這種負擔！沙沙感到狼狽的，是他的自傳一共只有短短幾句話：我生在某年某月，父親在戰爭中犧牲了，現在跟媽媽住在一起……

也可以再加上一句：我的學習成績很好。可是再下去呢？在沙沙的生活里，既沒有過重大事件，也沒有過意外事故，連遙遠的北方和酷熱的塔什干他都還沒有到過。

這麼平淡無奇的生活自然使沙沙很掃興。

沙沙剛想讀第一句：“我生在……”，房門打開了，校長走進來。他身材魁梧端正，鷹鉤鼻子，一對眼睛奕奕有神。他很善于維持學校的秩序。

“剛巧在討論沙沙嗎？”校長一眼望見在小房間中央站得筆直的沙沙就問。

“有事嗎，校長？”柯里亞有點驚奇。

“是這麼回事，沙沙的母親有要緊事找他。”

丹妮亞跳起來，緊張地把團作一團的手帕貼在胸前：“出事了！”

“你們真會大驚小怪！”校長生氣了。“話都不讓說完，立刻沉不住氣了。沙沙的母親有要緊事臨時出差去，她請求跟兒子告別。會沒開完不能放他走，不告別也沒關係。”

“說真的，大家對他都清楚了。”柯里亞猶豫不決地說。

“都清楚了！”團支部委員們異口同聲說。

“沙沙，自傳你到團支部大會上再講吧。”

“那你去吧，快點！”校長下命令。

一切來得這麼突然，沙沙連吃驚都沒有來得及。他往樓下飛奔，心里在納悶：媽媽有什麼事突然出門，到哪儿去呢？

媽媽等在門堂里，已經替他拿好了上衣和帽子。

“快點！快點！幫幫忙，快點吧！”

她把上衣往沙沙的手里一攢，也沒回頭看看他是不是扣齊了鈕子，就朝校外跑。

校門口停着一輛汽車。多神氣！汽車開到學校來接沙沙了，而且不是什麼老式的“羅爾羅依絲牌”，是新牌子——“勝利牌”！他懷着希望回過頭來，看看有沒有同學看見他和媽媽神氣地坐在“勝利牌”汽車里。

附近一個同學也沒有。只有科斯加的妹妹尤麗卡站在學校的柵欄



外面，头发蒙着白霜。沙沙知道尤丽卡在等科斯加，哪怕等到半夜，有冻成冰棍的危险，她也要等下去的。

“尤丽卡！”沙沙朝她招招手，喊道。

她没答应，多半没有听见。

汽车穿过几条巷子来到大街上，开足马力向前飞驰。城市已经落在后面，两边闪过黑黑的桦树，张开的树枝上堆满了雪。接着眼前展开一片白茫茫的田野。左边和右边都是广阔的白色天地！锯齿形的树林子横在前面，张开黑色的翅膀迎面飞奔过来，但是道路猛地拐个弯，树林子落在旁边了。

“快说吧，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妈妈催他。“我去出差动手术。这是紧急出诊，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真叫我担心！喂，说呀，你怎么不作声？批准了吗？”

“当然，”沙沙答道。可是一个想法在他脑中闪了一闪：“他们可没说批准啊。”他急忙又安慰自己：“大概没来得及说。入团时候，好象大家都要向新团员祝贺的。可惜没来得及祝贺。说起来这可不大隆重。多可惜！我当时活象个大傻瓜，慌了神，本来能够答得更好的。”

总之一句话，沙沙后悔没在团支委会上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妈妈听完沙沙的不连贯的叙述，多少明白了一点。

“别太想叫人称赞你，这没意思，真的，小沙沙！”她说完，笑着把沙

沙拉到身边，吻吻他由于兴奋还在发烫的脸颊。

媽媽头上戴着旅行时戴的兜形帽，几乎遮住了眉毛，身上穿着褐色皮大衣，腰带束得挺紧，她这身打扮可能被人认做北极妇女或者女飞行员。誰也想不到母亲是最普通的医生。

“要去很久嗎？”沙沙打量着媽媽脚边的医药箱，問。

“三四天。”

“手术难嗎？”

“跟平常一样。小沙沙，我手里沒有容易的手术。”

她脫掉手套，两手伸到脑后，理理兜形帽底下的头发。媽媽的手很长，手指纖細而灵活，指甲剪得短短的。这是一双外科医生的手。

“小沙沙！”媽媽又說。“我出差去沒来得及告訴阿格菲雅奶奶。我不在家你要听話，千万不能和她頂嘴！还有一样：在我回来以前，你哪儿也不許去。除了上学校，上科斯加那儿。”

“知道了！”沙沙嘟囔一声。每逢有人要他这样那样，他的心情就变坏了。

“沙沙，你也該知道了：我心里一定要安安靜靜的，才能把工作做好。”媽媽又简单地加上一句。

打沙沙剛懂事的时候起，媽媽就从早到晚忙于工作。要不是媽媽有那种罕見的本領，能够从沙沙行动上极小的迹象看出沙沙出了什么事，沙沙可說是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大的了。媽媽难得罵他，得了坏分数也不嘮叨。她只要求一点：有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完全告訴她。她有什么事不称心，也从不瞞着他。整个來說，沙沙如果拿自己和別的同学，和那些整天被媽媽管着、任何小事都不放过、生怕他們每一步都

会堕入深渊的人比，他对自己跟母亲的关系是满意的。

“你好好做手术，”他斜眼瞧着媽媽說。

她身子坐得笔直，神色很緊張。

“我尽力去做，”她說完拿起沙沙的手輕輕撫摸。

汽車在飛機場旁邊停下，他們下了車。有個人走過來迎接媽媽，領她穿過停車場。媽媽一路上一會望望送行的人，一會又望望沙沙。

“是啊，是啊。還沒想盡辦法，怎么能說事情沒希望呢！……沙沙，小朋友，再見！祝你身體健康！”

她在他臉上匆忙吻了一陣，把他放开，又擁抱一下，然後三步并作兩步向飛機走去。她剛走進座艙，梯子就被拿開了。飛機頭部的螺旋器開始旋轉，掀起一片雪粉。飛機划開積雪，在跑道上急馳，不知不覺地離開地面上升，沙沙還沒清醒過來，它已經飛得很遠，越來越小，象在天空里逐漸融化，不久就變成一顆小黑點。再一眨眼，小黑點也消失了。

第 二 章

尤 丽 卡

沙沙向遠處望了一會兒，拚命睜大眼睛，連眼淚都要出來了。天空里什麼也沒有。媽媽那架飛機正在很遠的雪地上空飛着。

沙沙站了片刻，就沒精打彩地朝汽車走去。司機用手扶着擋泥板，正在吸煙。

“媽媽送走了嗎，孩子？”

他不慌不忙地把烟吸完，扔掉烟頭，鉅進汽車。他們回家去了。

太陽已經下山，天色很快就黑了。道路兩旁枝丫茂盛的樅樹黑糊糊的，祥子很忧郁。

“你別发愁，又不离开一輩子，”司機說。

“我沒发愁，”沙沙嘆口氣，“我就是不想說話。”

“你媽媽很精通業務。大概是個能手吧？”

“您知道她是什麼人？”沙沙接上去說，高興得滿面發燒。“她是什麼人，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她做的手術可複雜了，醫學研究院通報上還登了她做手術的報道文章。您腦子要是生了瘤，直接來找我媽媽好了，她是腦瘤專家，跟院士差不多。”

院士這個字眼兒是沙沙加上去的，為了說着好聽，不過，媽媽要不是著名的外科醫生，怎麼會派她乘飛機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絕對不會。所以，分析一下，就証明他說得一點不錯。

“媽媽做手術的時候，大學生都來學習，您要注意這一點。”

“我可不想死在刀下，”司機表示反對。沙沙知道自已的宣傳一點沒起作用，就不再作聲了。

筆直、冷清的大路在汽車前燈的光亮里奔馳。很快就出現了城郊的平房，不久，汽車拐入一條燈火輝煌的大街，這兒車輛川流不息，人聲嘈雜，完全是城市的樣子了。汽車穿過全城，開到城那頭，平穩地停在沙沙家的大門口。沙沙家的房子是一九三幾年造的，樣子象個“門”字。院子裡有一條白楊林蔭路，路兩旁有椅子和路燈。院子中間堆着大雪山，一天到晚，這幢住得滿滿的五層樓里的幼年孩子們都在雪山上滑

雪橇。

“祝你健康，孩子，”司机撒撒喇叭向沙沙告别，不等那些孩子从雪山上跑到大門口，“胜利牌”汽車已經开出門洞不見了。

五层楼上沙沙的窗口碰巧正对着科斯加的窗口，中間隔着小小的院子。夏天里，他和科斯加俩发明一种类似海軍旗語的信号，伏在窗台上，隔着院子打信号，吸引一大群好奇的孩子聚在树底下。

“科斯加和尤丽卡不知在做什么？”沙沙抬起头，望見了熟悉的花边窗帘、窗台上的花影，他觉得誰的影子一闪，从窗前走开了。他乘“胜利牌”汽車回家来，是不是尤丽卡在偷看呢？

沙沙走上五层楼自己家的門口，拿钥匙开了門。阿格菲雅奶奶不在家。这位阿格菲雅奶奶和他們同住一层楼，她是个瘦长条子的老奶奶，长臉龐，薄嘴唇抿得很紧，气冲冲的样子。媽媽管她叫做“咱們的救星”。

她已經退休养老，闲着沒事情就帮媽媽料理家务，給沙沙做饭。她总爱跟同院的邻居讲他們：“我的女医生沒有我就算完了！我照顾他們娘儿俩多周到，比亲娘还疼他們，可从来听不到說声謝謝。”

真不明白阿格菲雅奶奶为什么要瞎扯，其实，她做任何一件小事，媽媽都向她道謝。只听见媽媽說：“謝謝您，亲爱的阿格菲雅奶奶！午飯味道真美！多好吃的午飯！歇一歇吧，阿格菲雅奶奶！喝杯茶吧，阿格菲雅奶奶。”

真走运，沙沙回家沒碰到老奶奶：要不，她准会拿什么事情数落他，心里得意，媽媽不在家，她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了。沙沙忽然覺得肚子餓得难受，沒等午飯热好，就在碗橱里找出果酱，狼吞虎咽的，两分钟就吃